

《說文解字》字音注釋研究

下

◎ 蔡夢麒 著



文史哲博士文叢

齊魯書社



文史哲博士文叢

《說文解字》字音注釋研究 下

◎ 蔡夢麒 著



齊魯書社

《說文解字》第一

1) 上[0006],高也。此古文上,指事也。上,篆文上。(時掌切)

辨證:徐鉉時掌切,上聲讀。《篆韻譜》:“上,時掌反。上,古。”又時亮反:“上,貴列。上,古。”《廣韻》時掌切:“上,登也。升也。”又時亮切:“上,居也。猶天子也。”《群經音辨卷·辨字音疑混》:“居高定體曰上,時亮切;自下而升曰上,時掌切。”可見上聲讀時掌切爲“上”字本音,去聲讀時亮切爲其破讀音。《集韻·養韻》:“上,是掌切。《說文》高也。……一曰升也。”又漾韻時亮切:“上,君也。”是將《說文》意義列爲本讀音,與徐鉉注音合。《玉篇·上部》:“上,市讓切。《說文》云:高也。……又市掌切,登也,升也。”則將《說文》意義列爲破讀音。又《說文》:“下,底也。下,篆文下。”徐鉉胡雅切,上聲讀。《廣韻》胡雅切:“下,賤也。去也。後也。底也。降也。”又胡駕切:“行下。”《玉篇·上部》:“下,何雅切。……《說文》曰:底也。……又何稼切,行下也。”音義關係與《廣韻》、《篆韻譜》同。《群經音辨·辨字音疑混》:“居卑定體曰下,胡賈切;自上而降曰下,胡嫁切。”是“下”字本音上聲胡雅切,破讀音去聲胡駕切。可見“上下”二字本讀音爲上聲,破讀爲去聲,因濁上歸去的緣故,二字今讀已無區別,均讀去聲。《大字典》引《廣韻》時亮切注音

shàng 統領“高處”、“君主”、“登高”等衆多義項，而引《廣韻》時掌切注音 shǎng，釋義作“漢語聲調之一”。這一處理從今讀看似似乎無可厚非，但實際上誤導了讀者對“上”字音義關係的理解，給人的印象是“高處”、“登高”等古讀去聲時亮切，只有在作聲調用字時才是上聲時掌切，而事實並非如此。朱翱注音“上”字時快反，切語下字有上、去兩讀，“下”霞假反，切語下字也有上、去兩讀，似乎是有意用一個反切表明兩個讀音。

2) 禩[0016]，福也。从示虎聲。(息移切)

辨證：徐鉉息移切，《篆韻譜》、《廣韻》同。《玉篇》息離切，《集韻》相支切，切異音同。顏師古《匡謬正俗》卷七“禩”條：“張衡《東京賦》云：‘祈禩禳災。’蓋謂求福而除禍耳。案《說文解字》曰：‘禩，福也。’《字林》音弋尔反。字本作禩，從示從虎，音斯。從虎者故作禩耳。今之讀者不識禩字義訓，乃呼爲神祇之祇，云求神而卻災。”“禩”字《集韻·支韻》又音余支切、《五音集韻》又音羊已切，即本《字林》弋尔反之音。《爾雅·釋詁》云：“禧、禩、祐，福也。”釋文：“禩音斯。郭常支、巨移二反。”《集韻·支韻》又音常支切，即來自郭璞音。郭璞之又音“巨移反”《集韻·支韻》作“翹移切”，與神祇之“祇”音同，故有與“祇”混同者，所以顏師古說：“今之讀者不識禩字義訓，乃呼爲神祇之祇。”《集韻》“禩”字雖有巨移反之音，但釋義均引《爾雅》作“福也”。《集韻》相支、余支、常支、翹移四切，義訓無別（皆訓福也），只在相支切引《說文》，而《廣韻》、《玉篇》都只載息移切（息離切）一音，可知余支、常支、翹移三切非正音。

3) 祇[0023]，敬也。从示氏聲。(旨移切)

辨證：見 213 頁。

4) 禔[0024]，安福也。从示是聲。《易》曰：禔既平。（市支切）

辨證：徐鉉市支切，《篆韻譜》同，《廣韻》是支切，切異音同。朱翱辰之反，之支混切，實際讀音相同。“禔”字《廣韻》有是支切(chí)、杜奚切(í)、章移切(zhī)三個讀音，釋義相同(福也)。《集韻》也是三個讀音(常支切、田黎切、章移切)，與《廣韻》相當，唯支韻常支切下作：“禔，《說文》：安福也。引《易》禔既平。”與徐鉉注音同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“遐邇一體，中外提福。”索隱：“提福，《說文》云：禔，安也。市支反。”段玉裁認為此“《說文音隱》所載也”，如此則《說文》“禔”字注音以“市支切”為常。因為三個讀音(是支切、杜奚切、章移切)意義無別，所以《說文》“禔”字今讀的取捨就出現了分歧：《注音說文》依市支切注音 chí，《說文通檢》取杜奚切注音 í，《說文今釋》依章移切注音 zhī。我們認為以注音 zhī 者為佳。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三音並列，釋義相同，而《玉篇·示部》：“禔，之移切。福也，安也。又音匙。”卻將之移切列為首音，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裴駰集解：“徐廣曰：提作禔，音支。”列“音支”為唯一讀音，《說文》引《易》“禔既平”，今本《周易·坎卦》作“祗”，釋文：“祗音支。……京作禔，《說文》同，音支。又上支反。”“祗”《廣韻》旨夷切今讀 zhī，雖然旨夷切與章移切並不全同，但中古注音支脂常混，例如《經典釋文》“祗(《廣韻》旨夷切)”多注“音支(《廣韻》章移切)”，旨夷切、章移切今音一致。再者“禔”字《漢語大字典》取《廣韻》章移切注音 zhī，已為大家所接受，所以沒有必要再為《說文》而定另一讀音。

5) 裸[0045], 灌祭也。从示果聲。(古玩切)

辨證：徐鉉古玩切。段玉裁注：“《大宗伯·玉人》字作‘果’，或作‘裸’，注兩言‘裸之言灌’。凡云之言者皆同其音義以爲訓詁，非如讀爲之易其字、讀如之定其音。如載師，載之言事；族師，師之言帥；禮衣，禮之言亶；雲柳，柳之言聚；副編次，副之言覆；裋祀，裋之言煙；卣人，卣之言礦，皆是。未嘗曰裋即讀煙、副即讀覆也。以是言之，‘裸’之音本讀如果，卣之音本爲卵，讀如鯤，與灌礦爲雙聲。後人竟讀灌、讀礦，全失鄭意。”段言雖然在理，但各類注音材料“裸”字未有讀“果”音者。《玉韻》、《唐韻》、《篆韻譜》、《廣韻》均音古玩反(切)，《萬象名義》、《玉篇》古換反(切)，不見又音。《經典釋文》爲“裸”注音九次，古亂反七次，音灌、官喚反各一次，亦未見異讀。《集韻》古玩切：“裸、果、裸，《說文》：灌祭也。或省，亦从水。通作盥、灌。”雖然將“裸、果、裸”列爲異體，但“裸”字並無二音，可見“裸”字古玩切至少自有注音記錄以來即是如此。其實從鄭玄的訓詁實踐看，由“之言”所引導的訓釋詞與被訓釋詞未嘗不可以同音。以《周禮注》爲例，除段玉裁所引用的幾條之外，還有頌之言誦也、酋之言適也、正之言政也、膳之言善也、腊之言夕也、寺之言侍也、藉之言借也、迹之言跡也、甸之言田也、摯之言至也、摯之言致也、銘之言名也、伐之言發也，雖然按照《切韻》音系“之言”前後字的讀音有的略有不同，但不能否定鄭玄用“之言”而同音訓釋的可能。所以後世“裸”字注音古玩切，未必“全失鄭意”。

6) 桑[0046], 數祭也。从示叢聲。讀若春麥爲桑之桑。(此芮切)

辨證：徐鉉此芮切。“彙，讀若春麥爲彙之彙”，徐鉉等曰：“春麥爲彙。今無此語，且非異文，所未詳也。”被注音字與注音字同形，段玉裁以爲不可解，故改注文之“彙”作“彙”，音楚稅切。按段氏所改非是。“彙”本“彙”之譌字。《廣韻》不收“彙”字。《廣韻·祭韻》此芮切：“彙，重禱。又楚稅切。”又楚稅切：“彙，重禱。”是此芮切與楚稅切之“彙(彙)”本無別。《廣韻》釋義“重禱”，《王一》、《王三》作“彙，重禱”，知《廣韻》“重禱”乃“重禱”之誤，“重禱”即《說文》所說的“數祭”。《玉篇·示部》：“彙，昌芮切。數祭也，重祭也。又此芮切。”與《廣韻》之“彙”音義重合，只在形體有別，《玉篇》有“彙”無“彙”，《廣韻》正相反。可見“彙”即是“彙”，所以段氏所改多此一舉。王筠《說文句讀》：“此俗語，無專字，不須改。”《說文釋例》卷十二：“自大徐以非異文爲疑，後人莫不疑之。王煦欲改爲彙，余亦謂然。由今思之，殊不達也。《說文》主于分別，故是眼學，然當時口授，亦兼耳學。春麥爲彙，乃當時諺語。諺語在人口中，未嘗著于竹帛。許君欲人以口中之音識目中之字，本無可疑，特雜于引經本義之中，雖爲之眯耳。”其實《說文》被注音字與注音字同形的現象並不罕見，另如“馭，讀若《爾雅》‘小山馭，大山峘’”、“𨔵，讀若《春秋公羊傳》曰‘𨔵階而走’”、“𨔵，讀若《春秋傳》曰‘輔𨔵’”、“繻，讀若《易》‘繻有衣’”、“擊，讀若《詩》‘赤舄擊擊’”、“𩇛，讀若《虞書》曰‘𩇛三苗’之‘𩇛’”，等等，皆用經生口中之音注音，或字本有異讀，而許慎讀若乃經師口授。“彙(彙)”字《廣韻》此芮、楚稅二切，《玉篇》昌芮切又此芮切。《唐韻·祭韻》無此芮反，《廣韻》此芮切的字《唐韻》作昌芮反，下不收“彙”或“彙”，而楚歲反下收“彙”字，可見徐鉉所據《唐韻》與蔣斧本殘卷有不同。

7) 禦[0056],祀也。从示御聲。(魚舉切)

辨證:徐鉉魚舉切,《篆韻譜》同。又彳部:“御,使馬也。”徐鉉魚舉切,《篆韻譜》同。《廣韻·語韻》魚巨切:“禦,禁也,止也,應也,當也。《說文》:祠也。”又御韻牛倨切:“御,理也,侍也,進也,使也。”《玉篇·示部》:“禦,魚舉切。禁也。又當也。”又彳部:“御,魚據切。治也,侍也。”都是“禦”讀上聲而“御”讀去聲。這樣,表示“祀也”的“禦”字一直只有上聲一讀,“禁禦”之字經典作“御(牛倨切)”,後來借用“禦”字,同時也把“御”字讀音(牛倨切)也帶過來。段玉裁注:“後人用此字(禦)爲禁禦字,古只用御字。”《集韻·御韻》牛據切:“禦,止也。或作衙。”又偶舉切:“禦,《說文》:祀也。”雖然“禦”字《集韻》有上、去二音,但意義並不相同。牛據切之“禦”,意義僅限於“止也”,而表示“祀也”意義的“禦”字仍然是上聲。可見《說文》意義的“禦”字各家注音完全一致,都讀上聲。而《大字典》取《集韻》牛據切注音 yù,《說文通檢》、《說文今釋》從之,有違歷史注音事實。如果要保持《說文》“禦”字作爲歷史詞的原有讀音,可依靠《廣韻》魚巨切注音 yǔ;如果有鑒於“禦御”古已通用,今讀也統一讀音,《說文》意義的“禦”字也可注音 yù,但其注音依據不能是《集韻》牛據切,仍當是《廣韻》魚巨切,今讀去聲,可視爲例外。

8) 祐[0057],祀也。从示昏聲。(古末切)

辨證:徐鉉古末切,《篆韻譜》古活反,《集韻》注音古活切並稱引《說文》,與徐鉉音一致,而《唐韻》、《廣韻》、《玉篇》不載此音。《唐韻·鐙韻》古頰反:“祐,禳祠名。”又末韻戶括反:“祐,祠也。”《廣韻》音義對應關係與《唐韻》同。《玉篇·示部》:

“𦵏，胡括切。《說文》云：祀也。”只載“胡括切”一音，朱翱注音戶幹反，《集韻》亦有戶括切一音，戶括切與胡括切、戶幹反切異音同，可知戶括切當爲“𦵏”字正音，《大字典》依《廣韻》戶括切注音 huó 是恰當的，而《注音說文》依徐鉉古末切注音 kuò 則有墨守徐鉉音切之弊。與古末切同音的字如“适苦髻聒括”徐鉉注音古活切，與《唐韻》、《篆韻譜》、《廣韻》同，而注音古末切者唯此一例，可見古末切之音不可能直接取自《唐韻》。其音可疑，不當作爲今讀依據。

9) 糒[0059]，祭具也。从示胥聲。（私呂切）

辨證：徐鉉私呂切，《篆韻譜》、《廣韻》同。又米部：“糒，糧也。”徐鉉私呂切。徐鉉“糒糒”二字讀音相同。《玉篇》“糒”字私呂切，“糒”字先旅切，讀音也相同。而朱翱注音“糒”字色沮反，“糒”字仙呂反，讀音不同。段玉裁注“糒”字云：“《山海經》、《離騷經》皆作糒。王逸曰：‘糒，精米，所以享神。’郭璞曰：‘糒，祭神之米名。’疑許君所據二書作糒。”楊樹達《積微居讀書記·說文求是》：“《米部》云：‘糒，糧也。’指其物則爲糒，舉其爲事神之具則爲糒。”《萬象名義·示部》：“糒，使旅反。祠神米也。作糒字。”《楚辭·離騷》：“懷椒糒而要之。”洪興祖補注：“糒音所，祭神米也。”《廣韻·語韻》私呂切：“糒，《說文》云：糧也。又音所。”又踈舉切：“糒，祭神米也。”朱翱色沮反與《廣韻》踈舉切（音所）、《萬象名義》使旅反同音，可見朱翱區別二字讀音是有依據的。

10) 糒[0065]，道上祭。从示易聲。（與章切）

辨證：徐鉉與章切，《篆韻譜》同。朱翱移章反，讀音同。

“楊”字有兩個讀音，《廣韻·陽韻》與章切：“楊，道上祭。一曰道神。”又式羊切：“楊，道上祭也。”《玉篇·示部》：“楊，與章、書羊二切。強鬼也，道上祭也。”《集韻》余章切：“楊，《說文》：道上祭。”又尸羊切：“楊，強鬼也。一曰祭名。”可見“楊”兩個讀音的意義區分並不明顯，《大字典》“道上祭”之“楊”取《廣韻》與章切注音 yáng，“強鬼”之“楊”取《廣韻》式羊切注音 shāng，似乎可以合併。

11) 璵[0082]，玉也。从玉夨聲。讀若柔。（耳由切）

辨證：徐鉉耳由切。《玉篇·玉部》：“璵，奴刀切。玉名。”《廣韻·豪韻》奴刀切：“璵，玉名。”《集韻·豪韻》奴刀切：“璵，玉也。”《王三》、《王二》均音奴刀反。特別是《王三》、《廣韻》、《玉篇》都只載奴刀反（切）一音，蓋以此爲正音。然而徐鉉音耳由切，《篆韻譜》同，朱翱音然尤反，與《說文》“讀若柔”相吻合。陸志韋《〈說文解字〉讀若音訂》：“魏晉以後，治《說文》者代有其人，安知其不依比讀若之文造爲反切，以流傳于後世乎？曰，事誠有之。反切之有當與否，唯在人善擇之耳。”如果是這樣，耳由切之音有可能是受“讀若柔”影響而來的注音，《王二》於奴刀反、耳由反兩收“璵”字。因爲讀音的差異，後又受“讀若柔”音耳由切的影響而專造“琰”字。《集韻·尤韻》而由切：“璵、琰，《說文》：玉也。或从柔。”《廣韻·尤韻》耳由切：“琰，玉名也，見《聲類》。”“琰”字即“璵”字。《廣韻》云“琰”字出《聲類》，可知“璵”字耳由切一音由來久遠。《大字典》爲“璵”注音 náo，爲“琰”注音 róu，這就割斷了兩者的聯係，使“璵琰”儼然成爲兩個不同的詞。

12) 瓊[0090], 赤玉也。从玉甹聲。(渠營切) 璫, 瓊或从商。璫, 瓊或从嵩。琤, 瓊或从旋省。

辨證: 見 25 頁。

13) 珣[0093], 醫無閭珣玕琪,《周書》所謂夷玉也。从玉旬聲。一曰器, 讀若宣。(相倫切)

辨證: 徐鉉相倫切。《說文》列兩個義項, “讀若宣”是指第二個義項而言的。桂馥義證:“《釋器》:‘璧大六寸謂之宣。’《秦詛楚文》:‘有秦嗣王用吉玉宣璧,’‘讀若宣’者,字或作‘瑄’。”《爾雅·釋器》曰:“璧大六寸謂之宣。”郭璞曰:“《漢書》所云瑄玉是也。”釋文:“宣,如字,本或作瑄,音同。”《廣韻》引《爾雅》作“瑄”字。《集韻·僊韻》:“瑄,璧大六寸也。通作宣。”《說文》有“珣”字、“宣”字而無“瑄”字,“宣(瑄)”字意義即以“珣”字代替。因此《說文》“珣”字第二個義項當讀須緣切,今讀 xuān。

14) 琯[0098], 朽玉也。从玉有聲。讀若畜牧之畜。(許救切)

辨證: 徐鉉許救切。《唐韻·屋韻》息逐反:“王,朽玉。《說文》云:琢玉工。又姓。王況,字文伯,光武以爲司徒。”又燭韻相足反:“王,西蕃國名。亦姓。”又宥韻許救反:“琯,朽玉。出《說文》。”《廣韻》同。《玉篇·玉部》:“王,欣救、思六二切。玉工也。亦姓也。”又:“琯,許救切。《說文》云:朽玉也。”《佩觿》卷上:“玉有欣救、魚錄、息足、相逐四翻,俗別爲王。”從音義關係看“王”、“琯”本爲異體字。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:“濟南人公玉帶。”司馬貞索隱:“玉或音肅。公玉,姓;帶,名。《三輔決錄》

云：杜陵有玉氏，音肅，《說文》以爲從玉，音畜牧之畜。今讀公玉與《決錄》音同，然二姓單複有異，單姓者音肅，後漢司徒玉況是其後也。”段玉裁據此認爲唐本但作“王”，不作“珣”，《廣韻》、《玉篇》所引“珣”字釋“朽玉”都是後人據俗本《說文》增加的，並將此處篆文改作“王”。段氏認定原本《說文》字作“王”，有待進一步的證據，但“珣”、“王”本一字，似乎並無疑義。《大字典》將“珣”注音 xiù，釋義作“朽玉”，並注明“珣”亦作“王”，而在“王”下注音 sù，釋義仍然是“朽玉”，這就顯得互相矛盾並且有違事實。其實“王”衆多讀音中本有許救切一音，至少在“朽玉”一義上可與“珣”一樣注音 xiù。

15) 瓏[0108]，禱旱玉。龍文。从玉从龍，龍亦聲。（力鍾切）

辨證：見 291 頁。

16) 珥[0121]，瑱也。从玉、耳，耳亦聲。（仍吏切）

辨證：徐鉉仍吏切，《篆韻譜》、《廣韻》同。朱翱耳既反，《玉篇》仁志切，都是去聲。《周禮·天官·獸人》：“致禽而珥焉。”釋文：“徐如志反。”《周禮·地官·澤虞》鄭玄注引鄭司農云：“珥者取禽左耳以効功也。”釋文：“珥，如志反。又音耳。”《集韻·志韻》仍吏切：“珥，《說文》：瑱也。”又止韻忍止切：“珥，耳瑱。”則“珥”本上聲讀，與“耳”同音。“耳珥”古今字，後者破讀則爲去聲。今讀 ěr，與《集韻》忍止切合。

17) 璵[0125]，劍鼻玉也。从玉夬聲。（直例切）

辨證：見 426 頁。

18) 瑤[0126],車蓋玉瑤。从玉蚤聲。(側絞切)

辨證:徐鉉側絞切,《廣韻》同,《篆韻譜》側巧反,《玉篇》壯巧切,切異音同。朱翱子老反,與徐鉉音聲母有精莊之分,韻母有一二等之別,朱翱實際上是根據“蚤”的通常讀音爲“瑤”字注音的。段玉裁注:“瑤、蚤、爪三字一也。皆謂蓋椽末。《說文》指爪字作叉,當云車蓋玉叉也。”經典“蚤”可通“爪”,《周禮·考工記》:“欲其蚤之正也。”鄭玄注:“蚤當爲爪。”釋文:“蚤音爪。”《禮記·曲禮》:“不蚤鬚。”鄭玄注:“蚤讀爲爪。”釋文:“蚤依注音爪,謂除爪也。”《儀禮·士喪禮》:“蚤揃如他日。”鄭玄注:“蚤讀爲爪。斷爪揃鬚也。”釋文:“蚤依注音爪。”而“爪”又與“瑤”通,《漢書·王莽傳》:“金瑤羽葆。”顏師古曰:“瑤讀曰爪。謂蓋弓頭爲爪形。”《後漢書·輿服志》:“羽蓋華蚤。”“華蚤”即“華瑤”。可見朱翱注音子老反,是因“瑤”與“蚤”通而作的注音。

19) 瑩[0138],玉色。从玉,瑩省聲。一曰石之次玉者。《逸論語》曰:“如玉之瑩。”(烏定切)

辨證:徐鉉烏定切,《唐韻》、《篆韻譜》、《廣韻》同,朱翱淵徑反,都注音去聲。《玉篇·玉部》:“瑩,烏定、爲明二切。玉色也。”將去聲讀列爲首音,《集韻》也只於縈定切一音下稱引《說文》。古詩文也常以“瑩”押韻去聲韻,如劉禹錫《海陽十詠·雲英潭》以“鏡、瑩、聽、醒”入韻,元稹《與楊十二、李三早入永壽寺看牡丹》以“淨、徑、映、正、瑩、定、盛、性”入韻,可見去聲一讀在當時很流行。但《經典釋文》只注平聲一讀,《廣韻》有永兵、烏定二切,王筠《說文句讀》:“本爲明切,孫烏定切。”今依《廣

韻》永兵切讀 yíng。

20) 珽[0153],石之次玉者。以爲系璧。从玉丰聲。讀若《詩》曰“瓜瓞蓂蓂”。一曰若螽蟬。(補螽切)

辨證:徐鉉補螽切、朱翱補孔反,《集韻》補孔切:“珽,《說文》:石之次玉者,以爲系璧。”都是針對“讀若《詩》曰‘瓜瓞蓂蓂’”而注音的,“蓂”字徐鉉音補螽切、《廣韻》音邊孔切,與徐鉉補螽切音正同。“一曰若螽蟬”是許慎的又一讀若,朱翱又音蒲講反,《廣韻》步項切,《集韻》部項切:“珽,《說文》:石之次玉者,以爲系璧。”與“若螽蟬”相符。《玉篇·玉部》:“珽,布孔、步講二切。《說文》云:石之次玉,以爲系璧。一曰若蛤蚌。”《玉篇》羅列兩個讀音是正確的,但引用《說文》時捨棄了“讀若《詩》曰瓜瓞蓂蓂”,使看不出“一曰若蛤蚌”是用來注音說明的。《大字典》依《廣韻》步項切注音 bàng。

21) 玼[0154],玲瑩,石之次玉者。从玉今聲。(古函切)

辨證:見 367 頁。

22) 玼[0188],珠也。从玉比聲。宋弘云:“淮水中出玼珠。”玼,珠之有聲。𧉨,《夏書》玼從虫賓。(步因切)

辨證:《廣韻》“玼”字有符眞、部田二切。徐鉉步因切,與《廣韻》符眞切同;《篆韻譜》部田反,朱翱毗眠反,與《廣韻》部田切同。《尚書·禹貢》:“淮夷蠙珠暨魚。”孔傳:“蠙珠,珠名,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。”釋文:“蠙,蒲邊反。徐扶堅反。字又作玼。韋昭薄迷反,蚌也。”蒲邊反與《廣韻》部田切同,韋昭薄迷反音《廣韻》、《玉篇》不錄,《集韻》駢迷切:“玼,淮珠也。”與韋

昭音同。《周禮·天官·玉府》釋文：“螭，劉薄田反。徐音頻。一音父賓反。”《莊子·至樂》釋文：“螭，步田反。徐扶賢反。郭父因反。又音賓，李婢軫反。”父賓反、父因反即徐鉉步因切、《廣韻》符真切之來源。《玉篇·玉部》：“玼，蒲黠、蒲賓二切。珠也。《夏書》作螭。”《萬象名義·玉部》：“玼，蒲黠反。琕，同上。”從這些注音材料看“玼”、“螭”二字都有部田、符真二音，從《經典釋文》及《萬象名義》、《玉篇》看，前者應更加受到重視。《文選·景福殿賦》：“流羽毛之威蕤，垂環玼之琳琅。”李善注：“《說文》曰：玼，珠也。蒲眠切。”因此王筠《說文句讀》：“（玼）本蒲眠切，孫步因切。”王筠說對了一半，孫愐《唐韻》“玼”字應有蒲眠切韻一音，只是徐鉉不取而已。《大字典》“玼、螭”二字捨《廣韻》部田切而取符真切注音 pín，似乎有失斟酌。“螭”因與“玼”異體，受“玼”字從“玉”的影響，“螭”又類化作“璵”，《集韻·先韻》蒲眠切：“玼，珠名。或作琕、璵。”“璵”字《大字典》取《集韻》蒲眠切注音 pián。如果“玼、螭”注音 pín 而“璵”字注音 pián，就從讀音上割斷了“璵”與“玼”、“螭”的聯係，實際上這三個字都當注音 pián。

23) 玼[0198]，石之有光，璧玼也。出西胡中。从玉丌聲。（力求切）

辨證：徐鉉力求切，《篆韻譜》同，朱翱力舟反，讀音同。《廣韻·有韻》力久切：“琕，石之有光，璧琕也。《說文》本音留。”字作“琕”，言“《說文》本音留”而尤韻力求切無“琕”或“玼”。段玉裁注：“璧玼，即璧流離也。……《西域傳》曰：‘罽賓國出璧流離。’‘璧流離’三字爲名，胡語也。猶珣玕珙之爲夷語。漢武帝梁祠堂畫有璧流離，曰王者不隱過則至。……梵書言‘吠瑠’

璃’，‘吠’與‘璧’音相近。《西域傳》注孟康曰：‘璧流離，青色如玉。’今本《漢書》注無‘璧’字。讀者誤認正文‘璧’與‘流離’爲二物矣。今人省言之曰‘流離’，改其字爲‘瑠璃’，古人省言之曰‘璧玕’。‘玕’與‘流’、‘瑠’同音。”《玉篇·玉部》：“玕，音留。《說文》云：石之有光，璧玕也。出西湖中。^①亦作琰。瑠，同上。”《廣韻·尤韻》力求切有：“瑠，瑠璃”，與“《說文》本音留”相合。“玕”、“琰”爲同一字，《大字典》“玕”字依《集韻》力求切注音 liú，而“琰”依《廣韻》力久切注音 liǔ，誤。“玕”、“琰”本一字，讀音當相同，“琰”音平聲在各類注音材料中並不罕見。《文選·郭璞〈江賦〉》：“琰琰璿瑰，水碧潛瑤。”李善注：“《說文》曰：琰，石之光者。”並注音“留”。《玉篇·玉部》：“玕，音留。……亦作琰。”都表明“琰”當音平聲，《廣韻》力求切雖無“琰”，但《廣韻·有韻》力久切有“琰”，《說文》本音留，且力久切有“琰”之變體即後世通行的“瑠”字。因此“琰”當注音 liú。

24) 塼[0211]，舞也。从士尊聲。《詩》曰：“塼塼舞我。”（慈損切）

辨證：徐鉉慈損切，《篆韻譜》同，朱翱祖溷反（混切），讀音同。《詩經·伐木》：“坎坎鼓我，蹲蹲舞我。”釋文：“蹲，七旬反。本或作塼，同。《爾雅》云：喜也。《說文》云：士舞也。從士、尊。”《爾雅·釋訓》：“坎坎、塼塼，喜也。”釋文：“塼，七旬反。舍人云：舞貌。毛傳同。郭云謂鼓舞歡喜也。《說文》云：塼，士舞也。宜從士尊也。本或作蹲，同。”讀平聲諄韻。《廣韻》音七倫

① 《玉篇》“西湖”當爲“西胡”之誤。

切，^①《集韻》同，《王三》、《萬象名義》、《玉篇》七旬反。以上各家注音都讀平聲，並且除《集韻》外都只列一個讀音。《集韻·混韻》粗本切：“樽，《說文》：舞也。从土。引《詩》樽樽舞我。”其上聲讀法顯然來自於《說文》徐鉉注音。所以綜合各家注音看，“樽”字讀音當以清母諄韻為佳。因為讀音和形體上的變化，“樽”字的今音標注也很不一樣。《說文通檢》注音 dūn，《說文今釋》注音 cūn，《注音說文》注音 zùn。《大字典·土部》取《集韻》七倫切注音 cūn，而足部“蹲”下取《集韻》七倫切注音 cūn。^②《說文通檢》注音 dūn，顯然是將“樽樽舞我”之“樽”簡單地等同於“蹲”來注音。《注音說文》注音 zùn，與徐鉉音相合，但不符合各種注音材料在“樽樽舞我”上的共識，實際上徐鉉在這裏的注音是錯誤的，參見第六章第二節。《大字典》取《集韻》七倫切在兩處注兩音當然更不妥當，其實《說文》“樽”字應取《廣韻》七倫切統一注音作 cūn。

25) 每[0217]，艸盛上出也。从中母聲。(武罪切)

辨證：徐鉉武罪切。《廣韻》武罪切：“每，雖也，辭也，頻也。《說文》作莓，艸盛上出也。”徐鉉等注：“《左傳》：‘原田每每。’今別作莓。非是。”《左傳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：“原田每每，舍其舊而新是謀。”釋文：“每，亡回反，又梅對反。”《文選·魏右賦》李善注：“《左氏傳》曰：‘原田莓莓。’杜預曰：‘若原田之草莓莓然。’莓，莫來反。”從《左傳》“每”與“謀”押韻及陸德明、李善注音看，“原田每每”之“每”當讀平聲，《集韻·灰韻》謨杯切：

① 澤存堂本《廣韻》“樽”字從土，從土乃從土之誤。

② 《大字典》“樽”下註明“同蹲”，“蹲”下註明“同樽”，意義相同。